

名家文化小丛书

现代中国与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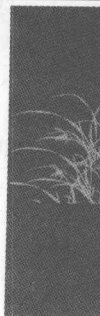


李辉 主编
萧乾 著
傅光明 译

 大象出版社

名家文化小丛书

现代中国与西方



李辉 主编
萧乾 著
傅光明 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与西方/萧乾著,傅光明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9. 10

(名家文化小丛书/李辉主编)

ISBN 978 - 7 - 5347 - 5699 - 3

I. 现… II. ①萧… ②傅… III. 演讲—中国—现代—选集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7322 号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牛志远

装帧设计 无风夜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力源文化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3.875

字 数 74 千字

定 价 11.6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总 序

李 辉

二十多年来，文化热潮此起彼伏，历久不衰。热潮之中，相关话题以及论述方式，范围日渐宽泛，颇有朝着两极方向拼命拉开距离之势。或趋向宏大、笼统，以玄妙、空泛、繁复方式进行阐述；或趋向琐碎、细微，以新奇、通俗甚至低俗吸引眼球。各类文化图书，应运而生，成了出版界的宠儿，其中利弊优劣，很难界定，好在真正热爱文化、有文化情结的读者，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选择权，由此，文化也就有可能真的热闹起来了。

2009 年春天，大象出版社社长耿相新先生向我提议，是否可以策划一套小丛书，侧重于普及，以小、以精取胜，尽可能让读者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从文化名家的娓娓叙述

中，获取某一具体主题的知识。

很好的建议，我当即付诸落实，这就是“名家文化小丛书”的由来。

所谓“名家”，即各领域、各学科的成就卓著者。他们各有所专，各有所长，厚积薄发中时有精粹之作。启动之初，作者人选侧重于人文学科，以后将向其他学科延伸。

所谓“文化”，即广涉文化不同主题，尽量突出具体、明确和小角度切入的特点，使每种书的话题不至于空泛、玄妙。所选作者的叙述文字，也大多具有叙述明畅、生动、有趣的特点，以适应读者轻松阅读的需要。

所谓“小丛书”，即在每种书的话题“小”之外，字数以三万至五万字为宜，属于真正的“小书”。这一规模的图书，既便于阅读，也便于携带。舍此，恐怕也就失去“名家文化小丛书”所追求的普及目标。

小，却不应漫不经心；普及，也不应迎合浅薄。

辛弃疾有词云：一丘一壑也风流。于是，且借此套小丛书，一一呈现各位名家的文化风流。

写于2009年6月8日，北京，雷电大雨中。

目 录

龙须与蓝图

关于机器的反思

——兼论英国小说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3

易卜生在中国

——中国人对萧伯纳的困扰 31

龙须与蓝图

——为现代中国辩护 40

文学与大众 56

苦难时代的蚀刻

永别了，老古玩店 69

作为改革者的小说家	74
诗歌在十字路口	87
戏剧：扩音喇叭	94
散文：雕刀还是利剑	103
翻译：永恒的时髦	111



龙须与蓝图

关于机器的反思 *

——兼论英国小说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作家和机器自然是对立的，就机器的本性来说，对手工艺和文学的任何一种形式都是一种持久不变的威胁，因为我们在手工艺和文学上所取得的“进步”，全是人工制造的。因此，当作家们极力谴责机器的时候，我们不必惊讶。但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谴责是出于尊贵而生出的对机器的漠不关心的仇恨，抑或仅仅是一种自高自大。若是前者，还有理由可说，后者就只能叫人感伤了。

不久前，我同一位甚至比我还没有家务经验的女士争论：真空吸尘器的发明是不是一件好事。她是所有机器的敌

* 此篇为作者 1944 年在伦敦中国学会所做的演讲。——译注

人，自然毫无保留地谴责真空吸尘器。因为我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总是见到剑桥为我打扫房间的和蔼可亲的工人，几个小时跪在地板上，在呛人的尘埃里涮地毯，我当然支持真空吸尘器的发明。凡能减轻我的同类单调、乏味、重复、肮脏工作的任何事情我都支持。这样，我就站到争论的另一面。我那位朋友说，如果她有一幢自己的房子，就会生出一种亲昵的感情，会为了一小片油漆和木制构造而倾注爱的激情。她说，使用机器将危害一切有价值的事物。我问她，倘若她有一幢像奥兰多那样的房子，有三百六十五个房间，而且所有房间的男女主人都是出于多情的珍爱，不希望清扫，那怎么办？她十分固执地说，她倒真希望有位像她一样珍爱房间的女仆。这并不能令人信服，它只证明效率与温情是相对的。关于这一点，我想引用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博士的一段话来说明，她在来英国的一次演讲中论及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她说：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妇女领我在英国西南的一座城市里转。美国人指着一个柜台对我说：“我们一个月就要在这么不方便的柜台提供一万份饭菜。”想着为人服务的英国妇女说：“这不是很好吗？”还在想着柜台的美国人说：“这不可笑吗？”

因为对一个美国人来说，他的道德不是改变你的性格去应付，而是去工作，改变条件和困境。我们相信，如果没有实际困难，以及那些似乎让你们觉得舒适或使你们的性格变得温和的节省劳力的设备，美好生活更易于达到。我们的方式是让人们自由地去做事。

这意味着，英美两国人在对待事物、私人财物和金钱上的态度有着根本的不同。对我们而言，事物只意味着一个目的，一种让母亲自由自在地同孩子呆更长时间的方式，或老师与学生呆更长时间的一种方式，一种父亲匆忙打扫房间以便有更多时间陪孩子玩篮球的方式。我们的兴趣在于做事快捷、有效，以致其后更能显示人类的特点。但你们的兴趣则在于做事情本身；英国妇女如此热心忙于把别人照料得体贴入微，以致不能停下来想一想，无论如何要拯救自身。最近，有位美国人对我说：“我感觉在英国这样的国家，有人会上三层楼为你亲切地端上一杯茶。”但当我们谈到用电梯或电茶壶淘汰楼梯，甚至一家人下楼来在同一时间吃早餐，你们也许以为，我们是要消除你们的双脚对几个世纪古老的楼梯的爱。

当然，在中国，从邻室就能得到那杯茶。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作家一直关注着机器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撒姆尔·勃特勒、韦尔斯、吉卜林、贝内特、赫胥黎、D.H.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都论及这种影响。

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对机器的怀疑。以我对英国文学的有限知识，我不敢对这段历史做出探究。但人们能从狄更斯的小说中感受到一种对工业肮脏的恐惧。狄更斯太尖锐了以致不能从哲理的角度来描写机器。在上流社会的克兰福德，机器的影响力显现出来，马蒂小姐是多让那些富有事业精神的经纪人失望啊！英国最早坦言指责机器的小说之一，是撒姆尔·勃特勒 1872 年出版的《埃瑞洪》^①。这部小说比中国的乌托邦小说《镜花缘》晚了四十年，讲述有机器头脑的人与机器反对者之间的战争，使人口的一半丧生。不用猜，机器反对派占了上风。埃瑞洪人对机器的反感和以多种方式苦思冥想，比起奥尔德斯·赫胥黎笔下高效世界里歇斯底里的人们来，倒是更为友善。但他们同样为机器的支配而深深苦恼，并担心将来有一天可能会被按马力分

^①意为乌托邦，即 nowhere 的倒拼，预示对永恒进步所抱幻想的破灭。

——译注

类，勃特勒反对机器本身还在其次，他更反对人类对机器灾难性的依赖。他担心“突然取消蒸汽力将不会让我们回到机器以前的状态；世界要全面崩溃，那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无政府的时代；人口会猛增两倍，都没有喂养所增人口的相应计划”。

赫·乔·韦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成了机器的忠实信徒手中的蓝图。读他小说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他对这个不整洁世界的愤怒，即便牺牲自己，他也要使这个世界整洁起来，他称过时的自由主义为“邪恶时代养成的心理习惯”。在他描画的“现代乌托邦”里，每个人“不仅身体好，而且都得到锻炼，人们几乎遇不到胖子和秃头、佝偻腰和脸色暗淡的人”。生活在他理想世界里的人，“得到及时的组织……走失的任何人都能被寻踪找到”。他为这个大同世界十五亿人建立起个人登记档案，像一位生物学家的目录索引。这种编制不光对人，也应用在建筑上。“除了公共纪念馆，任何没有达到健康和便利标准的住房都将由房主自费拆除。不修边幅、衣衫褴褛、精神失常、露宿街头的人，都要逮捕。”从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出当今欧洲梦魇的一瞥。我们确实应当称赞韦尔斯先生的预见力，因为他在1903年就已经预见到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的不可避免性。他预言，“随着国家的有序发展，个人利益将减少”，而且，他把这作为必要的邪

恶坦然接受下来。他甚至预见到艺术家们在这新社会的情景，“艺术院校的学生们正为设计一列电力火车展开了竞赛”。

然而，韦尔斯先生的同代人中没有几个抱有同感，他的学生都反对他的观点，这使他成了非常特殊的人物。通过阅读现代英国文学作品，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每一位作家都是一个 20 世纪的卢梭，提倡直接回返自然即便不是完全回返。要考虑到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摇篮这一事实，我这个发现可实在太有趣了。

爱·摩·福斯特信条的基础是个人关系，这是他国际主义和鼓励为公民自由而斗争的起点。最重要的是，个人关系是他小说的主题，在他的小说中，个人关系的首要敌人就是机械、非人性和没有感官的机器。他憎恨这个虚伪、毫无温情的世界，《霍华德别业》里的威尔科克斯先生只能由具有天使性格的玛格丽特来拯救。但在他的小说《机器停下》里，机器是超越了同情与拯救，站在了孔诺母子之间，这可是人类关系中最神圣的一种关系。在这个机器的世界里，演讲不能超过十分钟，除了机器书没有旁的读物。人的听觉失去灵敏，父母的责任在生育那一刻即告终止。一切都标准化着，旅游成为一种徒劳无益的事，因为北平和什鲁斯伯里^①也没

^①英国城镇，英格兰萨洛普郡首府。城市存有许多著名建筑，其中包括旧市政厅、部分城墙、城楼、多种风格的圣玛丽教堂等。——译注

什么不一样。人们回避自然，害怕黎明的曙光，完全失去了观察力和理解力。他们崇拜机器，服从机器，适应机器的需要。这梦魇在很多方面比赫胥黎先生的更可怕，而且，最后对机器的勇敢反叛是那么的动人。

弗吉尼亚·伍尔夫对机器的反感自不必说。虽然她的反感很含蓄，但读过她的作品便会发现她非常讨厌当今这个时代：飞机把广告写上蓝天，单调的嗡嗡声打破了田园的宁静。伍尔夫夫人不是赫胥黎先生那样的说教者，也不是像劳伦斯先生自封为先知。然而，她的《奥兰多》显露出她对当今时代和 18 世纪伊丽莎白时代的印象，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当今时代是那么肮脏，闹哄哄的，而 18 世纪则是充满了壮丽和荣耀。奥兰多为现代世界感到惊奇，“‘上帝救助我们’，他站在窗边看着嬉戏的鸽群，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世界！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这是在 19 世纪，“一切似乎都已经缩小”，而且“轻轻一碰，一整间房子亮了，整百间房子亮了，一个和另一个是惊人的相似。人们在一个小方匣子里便能看到一切，没有了隐私；没有了逡巡的暗影和奇特的角落；没有了系围裙的女人把晃动的油灯小心地放到这个桌上，再放到那个桌上”。我无需进入奥兰多的故事，忧伤地在耐斯布瑞奇上自动楼梯去购物，因为伍尔夫夫人的退化感动得我们落泪。我们很容易从她死后出版的《幕与幕

之间》的结尾，看出她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做总结，给她的同时代人传达信息。这是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她不像劳伦斯的批评越来越严厉，她的批评和自我辩护始终很柔和。她是为今天而悲伤，并不去谴责它。在她的露天剧场，如同现代人搭起的舞台，“突然下起了阵雨。没有人看到大块的乌云移到了头顶。雨水倾泻下来，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在悲伤，流泪，流泪，流泪”。另外，为与新的节奏协调，“曲调改了，噼啪声，破裂声，一阵一阵的。是狐步舞曲？还是爵士乐？总之，乐曲到剧烈激昂处突然折断……老天爷，是那些每时每刻都傲慢无礼的年轻人。这些不能制造只会破坏的年轻人，把古老的梦幻击得粉碎，整个世界都成了原子的碎片”。然而他们来到那面有名的镜子前，每位观众都能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影像。一个非人的声音（大概是伍尔夫夫人的）宣告：“让我们停下来，忘了旋律，静静地思考自身。我们中的瘦子、胖子，能从镜子里得到映证。而我们中大多数的说谎者和小偷，都不能从镜子里看出来。穷人像富人一样坏。更糟的是……想到到处都有持枪的凶手和丢炸弹的人，他们公开做着我们私下里才做的事……”赫胥黎先生对当今这个时代，连同它的条件反射、虚假音乐和致人迷醉的苏麻液，进行激烈的讽刺；劳伦斯则是抨击对男性生殖力的阻碍；而伍尔夫夫人完全是烦恼地可怜当今这个时代。